



深圳，一座没有“不可能”的前沿都市。这里，文盲都可能身价过亿，博士却可能一贫如洗；这里，今天你可能坐拥千万资产，明日却可能倾家荡产……

# 深圳，别说爱情无所谓

这里，爱情遵守着它的物质法则：有才不如“有财”，有前途不如“有钱途”。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怀着梦想的人们以真爱和幸福为赌注，豪赌着未来……

阿祥◎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 深圳， 别说爱情无所谓

shenzhen, bie shuo aiqing wusuowei

阿祥◎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圳, 别说爱情无所谓 / 阿祥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219-06088-9

I. 深… II. 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 021516 号

---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责任编辑 黄佳梦  
责任校对 周月华 彭青梅 张泉英

---

出 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a href="http://www.gxpsh.cn">http://www.gxpsh.cn</a>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迪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088-9/I·1040
定 价	23.8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楔子

“喂！110吗？我是你们深圳警方通缉的要犯徐若冰，你们真是群草包！老子不但又回到了深圳，而且还挟持了《特区时报》的副总编高阳，有本事你们就来抓我啊！”说罢，徐若冰将手机扔给高阳，加大了宝马车的油门。

高阳不解地望着徐若冰：“若冰，你这是干什么？你想跟警察玩老鼠戏猫的游戏吗？这样做你会输得很惨的，你知道吗？！”

徐若冰苦笑：“我早已输得一无所有，又何必在乎最后输个彻底？我的生命对这个世界来说本来就是多余的，我不在乎，也不会有人在乎！对我来说，生又何欢？死又何惧？！”

高阳大声道：“谁说没人在乎？我在乎！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你没有理由如此挥霍自己的生命！你这么做法会让你的亲人和朋友痛苦伤心一辈子的，你知道吗？！”

徐若冰欣慰地笑了笑：“谢谢你，小阳！你不愧是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死，我也知足了！”

高阳苦口婆心地劝说徐若冰，这时，手机响了，是米兰打来的。高阳把手机递给了徐若冰，米兰带着哭腔的声音立即从手机的扬声器里传了出来：“若冰！你不要死，我爱你！我不想失去你！蝼蚁尚且偷生，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要自寻死路？若冰，你听到我说话吗？若冰，你回答我啊！”

泪水从徐若冰的脸上无声地淌了下来，他将车子开得风驰电掣，没有说话。

高阳进一步劝说：“若冰，你听，米兰多么爱你！哪怕只为了这个红颜知己，为了不让这个深爱你的人伤心，你也不应该轻生啊！若冰，人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谁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痛苦和磨难。你去自首吧，把抢的钱还给王丹，我再去找王丹求个情，只要她在警方面前说几句对你有利的话，你就有获得新生的机会。”

徐若冰痛苦地摇了摇头：“没用的，我从王丹手里抢的200万已经被周玟骗走了，现在根本交不出这笔钱。不但如此，今天上午我又从王丹手里逼要了50万。我了解王丹，她必会置我于死地！小阳，我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完全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任何人。我不怨许萍、不怨周玟、不怨王丹、不怨米兰，一切都怨我自己。我从来没有真正珍惜过任何女人的感情，就连米兰如此爱我，我居然对她视若无睹。你说，我他妈的还是个男人吗？！”

这时，警笛的鸣叫声由远及近。警方在接到徐若冰的挑衅电话后，分数批人马共几十辆警车从各个交通要道对徐若冰进行围追堵截。

## 深圳，别说爱情无所谓

徐若冰听到警笛声，精神为之一振。他放慢速度，对高阳说：“小阳，我最后求你一件事，我死后，请你一定将我的骨灰带回家乡，这是我最后的愿望。”说罢，他打开车门，要高阳下车。高阳趁机扭住方向盘，一脚踩住刹车，急切地说：“若冰，我不能让你死！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也要为你争取。你跟我去自首吧！”

两人在车子里扭打起来。徐若冰狠下心来往高阳头上重击一拳，将他打昏，然后把他推到人行道上，关上车门，加速向前行驶。

警车距离徐若冰的轿车越来越近，一位警官在警车里用喇叭向徐若冰喊话，劝他不要顽抗。徐若冰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将车速提到极限，从笋岗路往广州方向急窜。

忽然间，徐若冰发现前面的去路已被两辆警车和一辆被警方临时征用的加长大卡车堵住了，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察用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轿车。徐若冰狂笑一声，急速将车子往前轧了过去……

枪响了，子弹击中了车子的两个轮胎，但由于车速太快，宝马车还是一头扎进了大卡车的肚子里。

……

徐若冰并没有死，还剩最后一口气，警察将他送到了医院急救。

最终，医生无奈地摇了摇头，对警方负责人说：“伤势过重，无力回天。”

许萍闻讯匆匆赶到医院，不顾警方阻拦，以徐若冰女友的身份强烈要求见徐若冰最后一面。当她一见到浑身缠着绷带插着管子的旧情人时，不禁悲从心来：“若冰，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啊？！”

徐若冰惨淡地笑了笑，说：“没想到你会来看我，没想到我临死前还能见上你一面，我值了！”

徐若冰艰难地向许萍伸出手，许萍忙握住他的手哭泣不已。

徐若冰劝慰道：“许萍，你别哭。你一向是最坚强的……许萍……我要走了，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你，还有高阳、米兰。我舍不得你们啊……在这繁华的特区都市里，我们曾共同走过。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一生的眷恋！”

许萍哭得更凶了：“若冰，你不要再说了，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跟你分手。如果不离开你，也许你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其实，我跟你分手后，过得并不快乐！”

徐若冰凄凉地笑了笑：“许萍，我不怨你。许萍，你能答应我……最后一个要求吗？最后亲我一下，好吗？”

许萍使劲地点了点头，泪眼迷蒙地俯下身去亲吻徐若冰那苍白得毫无血色的嘴唇。当她的嘴唇脱离徐若冰的嘴唇时，猛然发现徐若冰已在这幸福甜蜜的瞬间死去，他的脸上挂着一丝欣慰的微笑。

许萍扑到徐若冰身上号啕大哭。

高阳和米兰冲进急救室，目睹这感人而又悲枪的一幕，泪如泉涌。连几位办案的警察和负责抢救的医生都别过脸去，泪眼迷蒙，不忍目睹。

高阳悲痛欲绝，他的心沉了下去，陷入了无尽的迷茫之中……

# 深圳，<sup>♥</sup>别说爱情无所谓

## CONTENTS



## 目录

---

### 楔子……1

#### 第一章 初来乍到……1

徐若冰味地冷笑一声：“高阳，你别骗老朋友了，跟林姐这么个大美人在一起，我就不相信你不动心。况且是她主动约你的，明显是对你好感。林姐不但美丽动人，而且气质非凡，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还有钱有地位，有房子有车子。能傍上这样的女人，你小子真是艳福不浅啊！”

#### 第二章 欲望都市……24

于通依旧愤恨地说：“那臭小子有什么好？流浪汉一个、打工仔一个！我有十几亿资产，什么名分、什么地位买不到？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什么，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的人生，所有的愿望我都可以助你实现。而他呢，他能给你什么？”

#### 第三章 阴差阳错……39

辛月冷冷地瞪着高阳：“你不要打他，是我自愿跟他的。你有什么资格跑到这里来教训人？就算我背叛了你，也是你背叛我在先。我现在跟了别人，不是正好解除了你的后顾之忧吗？现在你们两个可以出双人对了，可以无牵无挂、无忧无虑地在一起了！”

#### 第四章 败兴婚礼……56

于通脸色涨得通红，愤怒地盯着林燕：“林燕，你要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你不给我面子，考虑后果了没有？”林燕将头上的婚纱扯了下来，毫无所惧地大声说：“我考虑了，你不是有钱吗？你不是有势吗？你不是有保镖吗？大不了你叫人暗地里把我弄死，我不怕！”

## 第五章 争风吃醋……68

鲜血从郑琳的嘴角淌了下来。她如同一头发疯的母狼，仇恨地瞪着于军，纠住他厮打起来。高阳怕郑琳吃亏，忙上前制止于军的暴行：“放手！你他妈的还算个男人吗？居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如此重手！你真不知廉耻！”

## 第六章 无言结局……82

高阳说：“你说的没错，我这人既聪明又狡猾。聪明和狡猾本来是两个对立的形容词，但用在我身上却非常贴切。有时候我在想，我是好人吗？不清楚。我是坏人吗？也不清楚。但我知道，在深圳这个中国最时尚、最前沿的特区都市，像我这样‘既聪明又狡猾’的人实在太多了！”

## 第七章 曲终人散……96

高阳默默地望着孙浩，他感觉他是个伟大、高尚的男人，而他跟孙浩比起来要猥琐得多。他忽然之间因为这个男人有了一些久违的感动，抓住他的手说：“快带我去见林燕！”

两人赶忙回到东湖医院。林燕一见到高阳，便情不自禁地扑进了他的怀中，也不管孙浩在旁，也不管许多医生在旁。

## 第八章 忍辱负重……114

辛月大吃一惊。她忽然意识到自己进了一个贼窝，并且触及了这个贼窝的中枢机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顿时笼罩了她。同时，一种潜在的、莫名其妙的兴奋感也冲击着她的整个身心。

## 第九章 真情假意……126

米兰轻轻地为徐若冰解开衣扣，爱怜地抚摸着他的胸膛，动情地说：“若冰，要是你有在乎许萍十分之一那么在乎我，我就感到幸福和满足了。我知道你从来没有在乎过我，不管我有多么喜欢你，多么爱你！”米兰说着，泪水从脸上无声地滑落。

## 第十章 苦命鸳鸯……137

徐若冰心里一阵感动，眼里发潮。他强忍住泪水，提起米兰的行李，牵着她的手说：“走吧，咱们回家！”事实上，在这异地他乡，在这流浪的繁华都市，哪里有他们的家？所谓的“家”只不过是一处租赁的栖身之所。

### 第十一章 卑躬屈膝……147

当徐若冰坐到大班台前的高级旋转椅上，注视着办公室里的一切豪华摆设以及落地窗外的景致时，禁不住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昨天他还流落街头衣食无着愁肠百结，今天就忽然当上了一家大公司的副总经理。这一切真的就像是在做梦。

### 第十二章 缘来缘往……158

梁倩黯然地说：“我是个女孩子，女孩子都喜欢听美丽的誓言，甚至美丽的谎言。你既然不想对我说，我又何必强求。我知道你对我是没有激情的，甚至连欲望也没有。难道我对你就这么没有吸引力？”

### 第十三章 由爱生恨……169

周玟悲凉地笑了笑，告诉自己要坚强。医生安慰她说没事的，这只不过是一个最小最小的手术，现在来医院刮宫打胎的打工妹多了去了，休息片刻就没事了。医生唠唠叨叨着走了，可能在心里，她压根儿就没把周玟当正经女人，否则来打胎连个陪同的人都没有。

### 第十四章 香消玉殒……179

辛月骤然间看到于军眼里暴露出来的残忍恶毒，心头忽然涌起一丝恐惧和悔意。她忽然想起这个外表文静的男人其实是条豺狼，把他逼急了，他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但此时为时已晚，于军的双手已经牢牢地掐住了她的脖子，并且迅速增加了力度。

### 第十五章 爱恨情仇……191

郑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雷鹏是个骗子，说不定她的存款也会被他席卷一空。她匆匆地拦了辆出租车赶回家，慌乱地翻找了一遍，发现她的存折果然不见了。她又匆匆跑到银行，银行告诉她，她的200万存款已经分两次被提走了。

### 第十六章 亡命鸳鸯……200

徐若冰昏睡之后，周玟立即行动，从他的行李包里找出那件徐若冰到上海时购买的进口名牌西服，从西服的贴身口袋里翻找出那张以“罗宾”开户的存折放进口袋，然后将徐若冰放在床头柜里装有几十万元现金的密码箱提了出来，全部洗劫一空，一分不剩。



## 第十七章 地狱之路……211

徐若冰发现前面的去路已被两辆警车和一辆被警方临时征用的加长大卡车堵住了，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察用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轿车。徐若冰狂笑一声，急速将车子往前轧了过去……

## 第十八章 豪门惊变……219

高阳痛苦地安慰她：“真真，你不要这么想，不要绝望，我明天就去想办法。我自己没多少钱，但我可以找朋友借，我认识许多生意场上的大老板，他们都很给我面子。我相信我可以为你凑到200万。你给我几天时间，好吗？”

## 第十九章 生死决战……232

高阳在一瞬间醒悟过来：这不是简单的交通事故，而是人为的蓄意谋杀！他急忙招呼梁倩：“快跳车！”

……

在瞬息之间，大卡车已将小车车头连同梁倩一同压在了车轮下。

“倩倩！……”在高阳的痛苦狂呼声中，梁倩化作了一摊香泥。

## 第二十章 爱的归宿……244

林燕双臂紧紧地搂抱住高阳的脖子，喜极而泣。她终于等到了这个心爱的男人回头，心甘情愿地回到她的身边。

爱，是暗夜里的烛光，是荒原上的星火。也许，你可能会因穷困而窘迫，却会因爱而坚强；也许，你可能会因命运的打击而哭泣，却会因爱而充满希望。爱，可以点燃你的希望！

## 尾 声……255



SHENZHEN, BIE SHUO AIQING WUSUOWEI

## 第一章 初来乍到



徐若冰哧地冷笑一声：“高阳，你别骗老朋友了，跟林姐这么个大美人在一起，我就不相信你不会动心。况且是她主动约你的，明显是对你有好感。林姐不但美丽动人，而且气质非凡，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还有钱有地位，有房子有车子。能傍上这样的女人，你小子真是艳福不浅啊！”

### 1

二十二岁的高阳从师范大学毕业了，他和当地一所名牌大学商务学院的徐若冰怀着满腔激情和抱负，决定相约一同去南方闯天下。徐若冰是他的高中同学，两人一同考上大学，在同一座城市读书，一同毕业，一直是感情深得不能再深的死党。

临行前，高阳将他的想法告诉了女友辛月。辛月也是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比高阳低一届，和高阳一样喜欢诗歌、散文和小说，是校刊的中坚力量。他们能够相识并且相爱，完全归功于各自对文学的热衷和痴爱。

辛月是个漂亮清秀的女孩，和一表人才的高阳很般配。两人的爱情故事在师大校园中成为经典版本和美丽的传说，羡煞了许多痴男怨女。他们的相爱，彻底断绝了各自的追求者的梦想。

辛月对高阳的选择没有异议，她说这事儿你自己拿定主意就行了。高阳说：“我和若冰约好了，一定要去南方闯荡一番，广州、深圳、珠海、海南，随便哪里都行。趁着年轻，多去见见世面。我们打算明天就动身。”

# 深圳， 别说爱情无所谓

辛月说：“你们举目无亲地去外面闯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看你们还是去深圳吧，我表姐在深圳华艺化妆品公司当总经理。她去深圳好多年了，路子广、朋友多，可以帮帮你们。”

高阳接受了辛月的建议，觉得一来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特区都市；二来既然辛月的表姐在那里开创了美好前程，正好有个照应，万一实在找不到好工作可以找她帮帮忙。毕竟多个朋友多个熟人就会多一条出路。

次日，高阳把他的想法和追求告诉了父母，然后在辛月依依不舍的相送中和徐若冰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临行前，辛月给高阳围上她亲手织的围巾，依依不舍地说：“小阳，一路小心，车上扒手多，睡觉别睡得太死了。到了深圳记得时常跟我联系。”

高阳点头，笑着拢了拢她被风吹乱的披肩秀发，吻了吻她光滑洁净的额头，和徐若冰一起登上了列车。

列车开动，渐渐远去，辛月依旧伫立于站台，一个劲地向高阳挥手。高阳挥手回应着，内心止不住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为离开家乡，为离开心爱的姑娘，为遥远的异乡那未知的命运。

高阳和徐若冰到了广州，先在一家小旅社住了一晚，第二天坐火车过关到了深圳。在出站口，高阳给辛月的表姐林燕打了个电话，林燕立即开车到火车站来接他们。

在见到林燕的那一瞬间，高阳和徐若冰不约而同地被她那超凡脱俗的美丽和高贵典雅的气质惊得头晕目眩。这女人实在是太迷人了，她有着一头乌黑发亮的披肩秀发，一双清澈如水饱含柔情的大眼睛，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鬼斧神工的身材。他们不知该怎么形容她的美丽，只是觉得她身上最美丽最动人的地方并不是她的脸蛋、她的肌肤、她的身材，而是她的气质。

她的高贵成熟中饱含着一种天真和清雅，大方浪漫之中融合着一分娇羞和矜持。少女的清纯甜美以及少妇的温柔多情，在她身上居然兼而有之，而且如此完美地融为一体。

林燕脸上绽放着灿烂的微笑，和高阳、徐若冰一一握手：“欢迎两位大才子的到来！”

高阳被林燕的微笑所迷醉，笑着说：“谢谢林姐来接我们！”

徐若冰也痴迷地说：“谢谢林姐！”

高阳和徐若冰上了林燕的宝马轿车，车子在深圳的繁华大街上穿行。林燕

边开车边告诉他们，这车是集团老板专门配给她的，她虽然是华艺化妆品公司的总经理，但事实上也是一个打工的。她在为华艺集团董事长于通打工，华艺化妆品公司只不过是华艺集团的一家子公司。华艺集团涉及的行业很多，有房地产、金融贸易、产品加工，还有电子电器、酒店餐饮等等。

高阳笑着问：“林姐的年薪一定很高吧？”

林燕轻描淡写地说：“工资、奖金全部加起来也就100多万吧。”

徐若冰羡慕地说：“百万年薪！林姐，在中国，像你这样的打工妹倒是不多呀。”

林燕淡淡地笑了笑，似乎有些不以为然。

轿车向繁华的市区驶去。一路上他们一边新奇地看着窗外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边兴奋地聊着，就好像是相交已久的老朋友，颇有共同语言。

轿车最后在一幢漂亮的公寓楼前停下，林燕下了车，要帮高阳和徐若冰提行李，被他们两个谢绝了。高阳说：“哪能叫林姐给我们提行李呢？我们有力气，麻烦林姐带路就行了。”

高阳和徐若冰提着简单的行李，随林燕进了公寓楼，乘电梯上到八楼，打开了一扇防盗门，进了一套装修豪华的公寓。

林燕说：“这套房子是我自己买的，两百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厨一卫，包括装修一共花了我两年的薪水。我这里有三个房间，你们俩就暂时在这里住下吧。”

高阳笑了笑说：“方便吗？”

林燕望着他，微笑着说：“有什么不方便？我又没有男朋友，没人可以管我，也没人敢说什么闲话。你们在这儿住下，不会影响我什么的。”

高阳和徐若冰都是刚走出校门的穷学生，身上没几个钱。他们想，既然林燕盛情安排，他们也就只好客随主便了，先在这里住几天，等找到工作后再搬出去。

晚上，林燕请高阳和徐若冰到丽晶大酒店吃饭，算是为他们接风洗尘。

席间，林燕向高阳询问起辛月的情况：“辛月这丫头长大了吧？我在外面五年多了，这几年很少回家，就算偶尔回去一次也难得见到她。她现在一定变成大美女了吧？”

高阳说：“她个头和你差不多，有一米六八。人没你漂亮，但也挺秀气的。她比我低一届，念的也是中文系。她说明年毕业了就来深圳找我。”

林燕问：“她一定很乖，一定很听你的话吧？”

## 深圳，别说爱情无所谓

高阳一脸憨厚地说：“她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对我很好。”

林燕一本正经地说：“你应该对她更好，如果你让她受了委屈，我这个做表姐的可不会答应哦。”

高阳含笑不语。

喝了一口酒，林燕又问高阳：“你打算在这儿找份什么样的工作？”

高阳说：“我也说不上。我学的是中文，不过听说中文系出来的大学生在外面并不好找工作。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我现在还是一片空白，没有工作经验，没有社会经验。不过我自信自己的头脑还是很优秀的，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只要别人给我机会，哪怕是从零开始，我也一定能一步步把工作做好。”

林燕说：“如果你不嫌大材小用，欢迎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安排你做市场部经理助理，月薪有 6000 元左右。”

高阳说：“我怎么会嫌弃？不过我打算自己先去碰碰运气，实在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回头再找你帮忙也不迟。”

林燕笑了笑说：“也行。你英俊潇洒能说会道，还年轻有为，找份工作一定很容易。凭我的直觉，你只要找对了位置，以后一定会大有作为。”

高阳笑了笑：“但愿如此。”

接着，林燕又询问徐若冰：“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我帮忙？”

徐若冰说：“暂时不用。我学的是国际商贸专业，在深圳这样的前沿都市找一份工作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也跟高阳一样，想自己先出去碰碰运气，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再回头找林姐你帮忙也不迟。”

林燕知道这两个年轻人都是有抱负有志气的，便点头说：“这样也好，祝你们马到成功！”

第二天，高阳和徐若冰便开始去找工作。

深圳街头，到处是漂亮的轿车，到处是衣冠楚楚的俊男靓女；一排排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一幢高过一幢；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整个都市的车声、喇叭声、叫喊声、笑声、音响声，喧喧嚷嚷此起彼伏。

面对这个比想象中还要繁华、还要复杂的世界，高阳和徐若冰既感到新奇、兴奋，又感到陌生、茫然。他们跑了好多家公司，毛遂自荐软磨硬泡地推销自己。两天后，徐若冰在深圳鼎盛商贸公司找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担任广告策划部经理助理，试用期一个月，月薪 3600 元，试用期过后月薪是 5000 元。

徐若冰找到工作后就立即从林燕的公寓中搬了出去，林燕开车将他连人带

行李送到鼎盛公司的单身公寓，友好地叮嘱他有空常到她家里来做客。徐若冰笑着说：“一定一定，谢谢林姐这些天来对我的关照！”

林燕笑道：“说什么呢？见外了。我们都是家乡人，而且你还是小阳的朋友嘛！”

徐若冰下了车，目送林燕的车渐渐远去，内心感慨：“还是小阳这小子有福气，没找到工作，可以多跟大美女相处一些日子。”

一周后，高阳也在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了合适的工作。老板见高阳发表过不少作品，文笔相当不错，便安排他从事文案创作。试用期一个月，月薪3000元，试用期满后正式聘用，月薪4000元加业务提成和奖金。

在试用期间，高阳本打算也从林燕的公寓中搬出去住。林燕热情地挽留了他，说：“你出去租房子要花钱，深圳的房子很贵的，现在是试用期，公司老板不可能一进公司就给你钱。你一个穷学生口袋里也没几个钱，能节省就节省点儿。再说我这里不是有空房子吗？怎么，你还怕我吃了你不成？”

在林燕妩媚的微笑里，高阳有些不知所措。他还能说什么呢？只好乖乖地听从了她的安排。

高阳每天下班便回林燕的公寓，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写东西。林燕每天都会煲汤，弄一些好吃的给高阳吃，客厅的茶几上天天备着从超市买的零食和新鲜水果。每个周末，林燕还会开车带高阳出去玩，在外面的酒店吃饭。

林燕对高阳非常温柔体贴。这种温柔体贴之中，似乎包含着另外一种情意。这种朦朦胧胧、隐隐约约的情意让高阳有些无所适从。

这天是周末，林燕公司的两位下属来公寓拜访林燕，一个是她的副手孙浩，一个是她的秘书李苹，一男一女。他们是开着小车来的。一进公寓，林燕的副手孙浩就冲林燕笑道：“林总，好像你家里有男人的气味呀！”

林燕笑道：“你这狗鼻子还真灵。我这里是有男人，不过不许你乱说，他是我的表弟，刚来深圳，暂时住在我这里。”

高阳当时正在房间里看书，林燕把他叫了出来，将他介绍给她的两个手下。林燕的秘书李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林总，你表弟真帅，一表人才，把他介绍给我做男朋友怎么样？”

林燕看了看高阳，见他脸都红了，便对李苹说：“你是老油条了，恐怕没有这个福气。小阳已经有女朋友了，在重庆念大学，明年就毕业了。”

李苹叹了口气：“唉，太遗憾了。怎么我就遇不到一个好男人呢？”

孙浩说：“别闲扯了，我们今天是来陪林总打麻将的。你想男人，可以找我

## 深圳，别说爱情无所谓

呀，今晚我陪你。”

林燕哈哈大笑，高阳也忍不住笑了。

李苹白了孙浩一眼：“你看得上我，我可看不上你。我最不喜欢粗鲁的男人了。”

孙浩说：“我知道你喜欢小白脸，但小白脸不可靠！”说完，孙浩忽然觉得这话有些不妥，连忙对高阳解释道：“小阳，你别见怪，我不是说你。”

高阳淡淡一笑，没有说什么。林燕打开麻将桌，拿出麻将摆好牌局，因为三缺一，林燕强拉高阳入局。

高阳会打麻将，但过去打得极少，不是很熟练，经验也没有那些老手丰富。加上今天天气又不好，没打几圈，他就输了600元，身上仅剩500元钱了，这500元钱就是他全部的家当。他自嘲道：“手气真背。”

林燕说：“谁叫你是个书生？天天写书，不离书（输）！”

林燕说话时，她的脚在桌下踩着了高阳的脚。因为客厅里装修了打蜡木地板，大家都穿着软拖鞋，林燕那套着薄如蝉翼的丝袜的脚丫子从拖鞋中抽了出来，有意无意地碰着高阳的脚丫子，直碰得高阳心惊肉跳，脸都红了。幸好他很快恢复正常，未让孙浩和李苹觉察出来。

林燕接着说：“小阳，你集中精神认真玩，一定能和几把牌的。你是男孩子，按理说应该手气挺好的。”

李苹接口说：“你大概不是童男吧？如果是童男，手气一定很棒！”

孙浩白了李苹一眼：“看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哪有姑娘家这么说话的？”

李苹大大咧咧地说：“我又不是姑娘家，我早就是货真价实的女人了。我以后结婚，一定要找个童男。”

孙浩笑道：“想寻求心理平衡是吧？只怕没有童男会上你的当！”

李苹说：“那可不一定，现在这社会是笑贫不笑娼。只要我有了钱，还怕找不到满意的男人？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接下来，高阳连着和了六把牌，但几乎把把都是林燕放炮，他明白林燕是特意顾着他。他心里很感激她，但更多的却是羞愧和不安，堂堂一个男子汉受一个女人的恩惠，真有点儿不是滋味。

黄昏时分，林燕的手机响了，是华艺集团的董事长于通打来的，于通想约她出去吃饭。林燕对两个手下说：“不打了，晚上于董请我们吃饭，然后去夜总会玩。”

孙浩和李苹欢呼起来，然后帮着收拾好麻将和牌桌。清理战果时，高阳发

现自己反败为胜，赢了700多元。

高阳换了件衣服，和林燕、孙浩、李苹出了公寓，分别上了两辆车，开到了南洋大酒店。远远地，高阳便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正西装革履地在酒店门口等着他们。他就是于通，华艺集团董事长。

林燕将高阳介绍给了于通，她仍然说高阳是她的表弟。对于林燕这善意的谎言高阳坦然接受，如果不这么说将会给他和林燕都带来尴尬。试想，如果不是亲戚，一个单身女人怎么会将一个陌生男子接到自己家中，除非这男子是她的男朋友或者情人。而他，既不是她的男朋友，更不是她的情人，那么只有说是她的亲戚最为合情合理了。

于通一边礼节性地和高阳握手，一边用怪异的目光打量着他。高阳被他充满审视和敌意的目光看得有些不舒服，便抽出了被他用力握住的手。于通似乎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不自然地笑了笑，带头进了酒店。

几个人在气势恢弘的中餐厅落座，于通发扬民主作风，将菜单递给每个人，让每个人都点了一两道自己喜欢吃的菜，然后他自己点了几道主菜和一瓶洋酒。

刚开始时饭局上气氛有些凝重，林燕还好，孙浩和李苹有些放不开，毕竟是跟董事长一起吃饭。于通看出来，便说：“现在不是工作时间，大家随意一点，别把我当老板，也别把我当做一个不合群的老头子。你们最好把我当做朋友，这样我们才能打成一片嘛！”

于是气氛很快活跃起来，几个人推杯换盏，有说有笑，不过大多是几个属下向于通敬酒。于通倒也豪爽，酒来必干。

酒过三巡，高阳发现于通看林燕的眼神特别炽热。他隐约觉得这个五十多岁、长得虽不是很英俊但却高大魁梧的男人和林燕之间有些不太寻常的关系。

吃过晚餐，他们又一同进了附近的一家夜总会，喝酒唱歌，打情骂俏，直玩到深夜才打道回府。

因为喝了不少酒的缘故，当晚，高阳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睡梦中，有一双脚丫子一直在他脑海里晃荡。

## 2

高阳刚进飞天广告公司时，有些不太适应。倒不是因为工作繁忙、琐碎，而是因为公司同事对他似乎有种与生俱来的敌意，这敌意或许带着某种忌妒的成分。因为高阳不但年轻英俊，而且是公司里学历最高的人，他是中文系本科毕业生，而且获得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古典文学研究双学士学位。



## 深圳，别说爱情无所谓

同事们不但不愿接近高阳，甚至还经常捉弄他，用高阳听不懂的粤语嘲笑他、骂他，并以此为乐。高阳对这些行为极其厌恶和鄙视，但很少流露出来。他的表情，除了漠然，还是漠然。

一个月试用期很快过去了，飞天广告公司老板唐东见高阳吃苦耐劳又有扎实的文字功底，正式聘用了他。为了表示对他的赏识，唐东还破例从公司里腾出了个带卫生间的小单间给他居住，而公司的其他职员根本享受不到这种待遇。他们要么挤在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要么自己掏钱租房子。

有了栖身之处，高阳决定从林燕的公寓里搬出去。虽然林燕的房子宽敞舒适，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但高阳觉得孤男寡女独处，毕竟有些不妥。

高阳搬走时，林燕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目送着他提着皮箱走出她的房子，走出她的视线。

高阳进了电梯，下了楼，钻进了出租车。这时，一种异样的感觉促使他抬头望了一眼八楼那扇窗口，他看到林燕还站在窗口默默目送。直到车子远去，他的脊背仍然保留着一种被人默默注视的感觉。

这种感觉既是关怀，也是爱。这种感觉令高阳莫名地感动和不安起来，因为带给他这种感觉的是一个年轻美丽、令男人难以抗拒的女子，而且这女子又是他女友的表姐。

不知怎么的，高阳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总觉得自己会和林燕发生点儿什么。他害怕这种预感，却又有些企盼这种预感会变成现实。

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

从林燕那里搬出去后，因为工作忙，也因为害怕会发生点儿什么，整整一个月，高阳一直没有和林燕联系，连电话也没有给她打一个。工作之余，他把自己的所有时间都交给了写字桌上那盏昏黄的台灯和那一叠叠越来越矮的空白稿纸，还有越来越高的小小说手稿。

深圳鼎盛商贸公司离飞天广告公司并不远，徐若冰经常会来跟高阳聚一聚，一起聊聊天、谈论谈论时事新闻、品评品评文学潮流，或天南地北地说些风凉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徐若冰变得喜欢附庸风雅了，常常会带几首诗来，叫高阳给他评定评定、润色润色。有六七首经过高阳修改的诗还破天荒地在《诗刊》和《深圳晚报》上发表了。于是徐若冰就更一发不可收拾了。

某个周末，徐若冰又在《诗刊》上发表了一组诗，请高阳吃饭。席间，他得意地告诉高阳：“小阳，知道我为什么心血来潮也玩诗歌吗？因为我喜欢上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不，不能简单地以‘漂亮’来形容她，而应该以‘非常